



繆思風采

豬舍的舊夢

● 呂昇陽*

到底須歷經多少歲月的建築才算得是古蹟？老家庭院前不再養豬的舊豬舍，便是我家的古蹟。

去年夏天，父母接連發生變故，老家的一切都沉寂了。今天，我又來到豬舍入口的階前徘徊。人立豬舍的屋簷下，仰望雙斜的屋頂如山形。磚紅色的水泥瓦，已不再有初建時的輝光，只剩得流年裡漸漬的斑痕。午后，因著低空中對流的雲氣旺盛，所以在屋脊之上，有幾朵如棉花糖般的大塊積雲，悠悠的飄浮著。而在白雲蒼狗的幻化中，其形構的圖騰時而如飛龍，時而如走馬，不經意間又化作一隻大白鯨，浮游於藍海一般的長空。我想起了父母才是盛壯之年時的我的童年，也常常為這豬舍屋坡之上，饒有卡通動物造型的雲朵所吸引而出神的仰望著。

在疾勁的南風吹拂之下，所有剛才陸續上場的腳色，也都漸次消逝在北方的空冥中。從戲終物散的藍天裡收回了視線，我低頭循著豬舍牆邊的小徑隨意行踏，不知不覺來到了豬舍區的盡頭。在這豬寮的一隅，因緊對著鄰居舊厝的側牆，所以略顯得幽暗。但在下午一段特定的時間裡，太陽的反景，正好可以入照在這一方深曲中。既得此微熙，故在豬舍邊際的矮牆內，竟覆滿了一地的青苔。其上更衍生了許多慣於清幽的野草，只見鳳尾蕨、蹄蓋蕨、鐵線蕨和黃花酢漿草等交掩疊翠。面對這平素在陽光底下，難得一見的幽隱生態，不禁使我蹲踞諦視了良久，暗暗思索著一花一草一世界的奧義。

* 呂昇陽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。





當蕨園夢醒之後，我復沿著幽徑拐過豬舍的另一個轉彎處，浮現眼前的是斑駁的磚牆邊，迤邐開遍了的白色「大花咸豐草」。對離鄉背井、城居多年的我而言，已經很久不曾遇見這等盛開如繁星的野花了。但是當我駐足觀賞時，心上卻總覺得這一幕，很有些莫名的熟悉感。沉吟許久，才恍然想起在泛黃的老相簿裡，曾留有一張我童年時的舊照片，它正是以此處為背景所拍攝的，而照片裡依稀還可以見著，這自開自落的白花咸豐草。當這記憶的靈光一閃，剎那之間接通了三十年的光陰，所有塵封的往事便一股腦的浮現開來了，彷彿此刻仍可聽到野花邊的豬舍裡，傳來父親餵飼料時，豬仔爭先恐後的嘈雜聲。

印象中，在我負笈北上的八零年代之前，住家的前前後後，除了留有一方庭院以種上幾棵果樹之外，幾乎都陸續起造了豬舍以豢養更多的豬隻。而每次新建一處的豬舍，也都包含著父親希望為這個家庭帶來更美好生活的一份企盼，但是這同時也意味著父親所須肩負的辛勞將更加的沉重。

樸實敦厚的鄉下人相信，人生諸事只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夠的，總還須仰賴神明的庇佑才能平安順遂。記得有一年，家裡突然遭遇了一場豬瘟，眼看著一隻隻即將可以出售的大豬無可奈何的死去，血本無歸的橫禍讓原本堅毅的父母也濕紅了雙眼。但是他（她）們不曾怨天，所有的災難只會教人更謙卑、更敬謹，因此為了祈求豬仔能夠健康長大，每回豬舍落成時，父親總要虔誠的在豬舍前，以四果水酒祭拜天地鬼神；而過年時，更是不忘慎重的在豬舍裡張貼「六畜興旺」的紅紙條，期待這心誠的一貼，也將貼出豬舍一年的榮景。

在老爸三十年的養豬歲月中，最盛時期大豬、小豬共有一百多頭，而這也是身為一個最底層的公務人員，以業餘之力養豬貼補家用的父親，引以自豪的數字，因為這代表著他額外的收入和過人的努力。然而有時我不免要納悶？為何他有這樣的毅力能在正職之外，與龐大的豬群周旋了三十年而不懈怠？這在鄰里間也是絕無僅有的。也許父親是愛豬的吧！愛豬所可以產出的可觀毛利，也愛豬仔憨厚簡單的性格容易相處。

為了給豬群一個乾淨舒適的成長環境，我家的豬舍每天都要打掃清洗，而為了灑掃這些豬舍，父親還特別花了一筆大錢，請人在豬舍旁鑿挖了一個深水井。其強大的





水柱，確實為打理廣闊的豬圈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因此我家的豬仔最是乾淨了，尤其是每到了炎炎的夏天，父親除了灑掃豬舍的地板外，必當也會為這些豬隻沖洗身體。所以每當父親開始清洗豬圈時，這些豬仔們便會顯得異常的興奮，而當水柱散沖在牠們身上的時候，這些好命的豬仔更是如作 SPR 般的陷入一種享受的靜定中。

在豬舍每日的灑掃工作裡，總見父親著了雨靴，穿梭磨蹭在這些豬隻當中，全身污濁濕漉。在夏天，這或許可說是混著汗水與水花的涼快；但是如果在冬天寒流來襲時，這可就是一種刮膚刺骨的折磨了。記得有一年的隆冬，父親得了重感冒，卻還是得強打起精神的進入豬寮以餵槽和灑掃，而那時尚年幼的我，既幫不上什麼忙，也只能瑟縮在角落裡憂心的張望著，不意卻看到父親在水花四濺中直打著哆嗦，原來在我心中堅強如山的父親，竟也會虛弱失溫的顫抖。但父親卻仍是硬撐著完成他粗重的工作，然後若無其事的走過來摸摸我的頭，微笑著拉起我的小手，一同回屋裡享用母親所準備的熱騰騰的晚餐。

父親一直很能樂在工作之中，所以我從不曾聽見他抱怨養豬是一件骯髒且令人厭煩的苦差事。然而就像與每天抽很多煙的人相處，總會聞到一股尼古丁的味道一樣，每當我接近父親時，也總能從他身上聞到一股早已沁入肌膚的豬仔味。長大之後我獨自飄泊異鄉，每當不經意想起父親身上的味道時，眼眶就會感覺到一陣溼熱。我想，我的成長求學的過程之所以會比鄰居的小孩子來得平順無憂，都是拜這豬味所賜！

如果說父親身上沁染的豬味，對長大後的我是一種近乎神聖的芬芳，那麼小仔豬身上所散發的乳臭味，則是我童年時最最相投的一種氣味。

在父親所豢養的一百多頭豬仔當中，通常會維持著十來隻用作生育的母種豬，而其所生的小仔豬，往往在即將滿月之時，便會引來豬商的走動探詢。我們就曾經遇上了一次令人眉開眼笑的好時機，一隻小小的仔豬竟可以賣得一千八百塊。所以每次若有母豬懷胎四個月而即將分娩，這可是家裡的一件大事。一般有經驗的農戶，都可以正確的感知母豬就要臨盆了，於是就會準備好乾稻草，以作為母豬生產時的墊草和仔豬臨時的窩巢。

通常母豬生產的時候，是需要全程照看的，因為母豬一胎約有八至十二隻，其生產的過程，總會持續上一段時間，偶爾也是會出現麻煩的。最常見的狀況是仔豬出生



時，如果頭部還包裹著胎衣而沒有及時將其清除，則小豬就會有窒息而死的危險。除此之外，有時還會遇上胎位不正而導致難產，我就曾經目瞪口呆的看過平素膽小的母親，為了拯救遲遲生不下來的仔豬，竟果敢的以她女人較小的手掌，探入母豬的陰戶以取出仔豬的驚險畫面。所以每當母豬要臨盆的時候，縱使是在寒冷的冬夜，父母也會搬來躺椅守候在母豬的身旁，而這時我也多半會賴在爸媽的身邊，不肯回屋裡睡覺，因為在這飛蛾聚光飛舞的夜裡，能與父母偎在豬舍的一角，總讓我感覺到一股神祕而溫馨的氛圍。此外，最能讓童稚的心靈不畏夜寒而甘心守候的是，為看那一窩剛出生的小豬，偎倚堆疊在保溫燈下的可愛模樣，那是一種近乎「物，吾類也」的親密感。

。

